

SHANG DI YUAN LAI SHI GE JIN SHI YAN



许卫国
著

上帝原来是个
近视眼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SHANG DI YUAN LAI SHI GE JIN SHI YAN



上帝原来是个
近视眼

许卫国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上帝原来是个近视眼 / 许卫国著.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7-5506-0074-4

I. ①上… II. ①许…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42036号

书 名 上帝原来是个近视眼

作 者 许卫国

责任编辑 张延安

版式设计  + 李幽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出 品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 北京凤凰天下网 <http://www.bookfh.cn>

印 刷 时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mm 1/32

印 张 6.5

字 数 156千字

版 次 2011年4月第1版 2011年4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06-0074-4

定 价 18.00元

(凡印装错误可向发行部调换, 联系电话: 010-58572106)

—— 谨以此书献给天下所有的小人物 ——

目录

第一章	杨三和黑女人及老十八	001
第二章	大嘴怎么办	037
第三章	我，我们与杨三	047
第四章	人是食肉动物吗	071
第五章	杨三面临失业	093
第六章	我们的生活还离不开杨三	115
第七章	杨三，时代和女人	137
第八章	杨大嘴走进新时代	177
第九章	补记	193
	后记	199

第一章

杨三和黑女人及老十八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清洋县城的清洋门诊部改建成了大医院。在此之前，这里只有桥南街小江先生和牛市街沈老先生两个中医铺子，平日里人来人往，按着上次治好病的人指点，扶老携幼，怀抱腰背，凉床抬的，驴驮的，自己拄着棍来的，井然有序。老先生是读书之人，白发飘然，红光满面，仙风道骨。遇上瘟疫，老先生在药铺门前支起大锅熬药，每人一碗，免费供应。所以，威信很高，政府遇到百姓闹事，有时还请他们去说合。

方圆十几里，门口路头常可以看见煮过的成堆树根、树叶瓜皮类药渣，多出自两家药铺，疗效如何只有口头流传，没有统计。所以，老百姓生了病主要靠坚持，坚持就是胜利，熬过去就是大命，熬不过去就是天命。

新政府为人民做好事，赢得人民的好感和拥护，把人民健康放到

重要位置。以前到中医铺子看病，坐下来，手伸过去就看，现在不，手伸多少遍还见不到医生呢。进门挂号，审犯人一样，问生辰八字，问姓名，问性别，问家庭地址，就差点没问锅门朝哪了。开始有乡下人以为医院也要算命打卦呢。接下来东边开单子，西边去化验，前面看病，后边住院，像住旅馆。老百姓拿着纸条来回问人怎么划价，哪里取药，什么是五官科，都是什么官？一问，啊，原来就是鼻子眼睛啊，还以为是五个领导呢，怪吓人的。老百姓去一次，较轻的病连紧张害怕带折腾就好了一半，还带回来不少新闻。医生都戴着孝帽子，男的医生还摸妇女的肚子，还问一星期几次，有没有高潮？这个表孙事情也有高潮？真是丑死了。还说，界牌庄有一个小伙子被一个女医生在肚子上按啊按，裤子就顶起一把伞，女医生一掌打去，说，不是说生殖器有病了吗？一巴掌使他那物好长时间就像霜后的丝瓜。还说一个团长家闺女开了盲肠炎，出院时发现下身毛被剃光，顿觉无地自容，羞愤不已，一声不吭，连一句口号都没喊，就从三楼跳下去了。还说……真新鲜哪。

三层青楼在城南十五里的七里沟那里就看得清清楚楚，巍峨壮观，与天地相接，远看比云彩还高，远远望去，都以为那就是画子上的天安门，都说真高啊，都戳天里去喽，难道玉皇大帝、哪吒、王母娘娘都住在那里吗？放羊割草的孩子们常常坐在漯河大堤上猜想那遥远的一格一格窗户里是干什么的。他们像在看电影，电影对于他们几乎是百年一遇的事情，现在就看那窗户，窗户就是银幕，做梦一样想象那里的人物、事件、细节和背景。

医院要医生有医生，医生不是胡子白花花的老中医，把疟疾说成

半日病，把骨折说成是错骨臼子，把胃子疼说成心口疼，把生殖器说成下身。他们多是带着眼镜，穿着中山装，列宁服，白褂子塞在裤腰里，有的还把直头发弄成弯头发，讲着叽哩哇啦话的城里人，走过去别人能闻到一股难得的香味，他们都是南方来的大学生。别看他们洋里洋气，那是叫谁来谁就得来，特别是贫困艰苦地方你不去，领导就问你，你什么思想？查一查，谁经得起查？查三代九族，说没有点毛病的那很难，就像交警查一个人的车想罚款，怎么也能找出点由头、弄出点毛病来。

医生和护士本是两个概念，但老百姓平等看人，把看大门的送开水的都叫医生。有医生就得有护士，动手动口的，打针拿药的，开处方包疮的分工明确，不像老中医里里外外一把手，号脉，开方子，抓药，下针，拔火罐都是一个人。这里的护士一个比一个洋气，她们多半是卫校毕业，经过系统教育，不像地方的土护士，能用肉眼看见水里细菌，她们知道要用显微镜。她们也多是来自鱼米之乡，燕子衔花一样唱着歌曲儿就来：革命青年志在四方，要为祖国贡献力量，我们背起行装，奔向田野，奔向高山，奔向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所以要护士，护士马上就来了。要干部更不缺，没仗打了，部队下来的个个正值当年，怎么办？那就做干部吧！

眼下最缺的就是杨三那号人。

杨三像一片残云，始终一个速度在这里飘来飘去。

杨三是这个世界上唯一无牵挂的人，水有源，树有根，杨三却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不知他从哪来，也不知他往哪去，有人说

他是私孩子，但私孩子总该有人喂养才能长大，不可能像野生动物那样求生能力强，自我成长，自我完善。有人说他不是私孩子，是被家里人眼看病治不好扔掉的，那他新家在哪里，总有人家拾去才对呀，不然早被狗吃了。有人又说可能是人贩子没卖掉丢下的，无论怎么说，越说越茫然。爱管闲事的猜不中就直接问他，他也说不清楚，仿佛往事不堪回首，其实在他脑子里根本就没有往事。他走哪吃哪，到哪睡哪。对于他，床不是四条腿，不是席子枕头被褥什么，有时草堆下就是床的全部，他人屋檐下以及猪圈狗窝都可大庇他这个天下寒士俱欢颜。他吃的是百家饭，哪家有点常人不愿干或不能干的脏活累活就交给他。他一直是天当房，地当床。半个世纪他就这么过来，枪林弹雨没有伤他一块皮，一根毫毛，连细菌病毒都躲着他，瘟疫灾害他没沾上。日本鬼子，国民党，土匪，地痞流氓，三青团，大刀会，保公所，维持会，民团都没发现他的价值。他是人类森林中一颗歪脖子树，没有刀斧注意他；他是芦苇地里的青苔，百草之中显示不了他，镰刀砍过三遍还没有碰到他的头毛。季节变换也似乎与他无关，就算是春天百花开，他也是野地里的猫儿眼，鸟虫不沾，自生自灭。以往没人注意他的存在，好比小数点后面的第几十位、几百位的数字，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现在他好像被一个人视为救星，因为不少人都传说解放清洋那会儿，敌人和我们的人尸体都不少，都要人去埋，要人整理换衣洗身，不少人看都不敢看，想都不敢想，有的就干脆搬家去乡下去了，躲得远远的。有的看过血肉模糊的尸体，从此虽不出家信佛，但也不再吃肉。唯有杨三赶上盛世享太平似的，眼见天要冷了，就有现成衣服等他去拿。为了找几件衣服几双鞋穿，他自觉地接受了

这个愉快的差使。有人说，哎呀，你看，杨三一手脓，一手血就拿饼吃了，苍蝇还和他一块吃呢，我还看见一个苍蝇一大意被他咬死了咽下去了。又有人说，哎呦，那鬼子衣裳上尽是脑油尽是血，血都黑了，熏头脑子，他也不洗洗就套身上了。杨三只以温饱为然，穿敌人的皮鞋，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议论吧。一次夜里行走，被一个站岗民兵发现，以为是国民党散兵游勇，差点一枪把他打死。但是，他也没往心里去，有了吃穿，生命对于他不足惜。那一段时间杨三丰衣足食，日子过得非常悠闲。敌我双方死人都安排结束后，他倒觉得很不适应，于是，无事可做，又一次失业，他就盼望再次解放清洋，枪声过后，他好再重操旧业。看来他还是有记忆的。

现在，命运之神发现了杨三，他又一次成了特殊的人才。和他同姓的杨院长几次找他要解决一个重要的，又非他莫属的问题。听说他今夜在桥洞里晚安了，杨院长第二天起早就去等候，只见到一个蜘蛛在网上睡觉，桥洞里没有任何活物，只有风在穿来游去。又听目击者说他在戏园子墙根下晒太阳。戏园子山墙留门，门脸是几根竹木虚张声势搭成的牌楼，后面实际是一个放大的庵棚，芦席围墙。这里晚上热闹，场内场外烟雾氤氲，开锅一般，一屋人头就如同满锅翻滚汤圆似的在烟雾中晃荡，个个眼瞅着主角小凤英眼里出火，心口出汗。白天冷清，人去楼空，好似秋收结束的田野或坟地，此时舞台上只有麻雀在一惊一咋地歌唱飞舞，杨院长再去时鬼影子都没见到，他跑到戏园子墙根下，那里只有阳光，空无一人，除了那片空地。他在那里左顾右盼一会，有路过的人以为他昨晚看戏入神昏了头，丢了东西。他有点恼火。又有人说是不是去给黄大

牙老母洗尿布去了。听说黄大牙老母睡床上三年了，大小便不能自理，那屋里怪味弥漫，连苍蝇都受不了，到里边就四腿朝上在地上打滚旋转。可是杨三进得去，连个喷嚏都不打，眉头都不皱，前提是只要黄大牙给他饭吃。院长就去黄大牙家找，黄家是桥南街沿河最西头一家，门口有青石凳子，旁边有一棵老态龙钟的柳树，好找。杨院长一步到位，小叩柴扉，院内有人慢慢回应，哪——一个？杨院长把头伸进去，脸侧着说，我，请问杨三他是不是在此服侍你家老母？黄大牙戴着孝章，挡住柴扉说，你要不是开玩笑，那就是找错地方了。看他那牙似乎要啃他一口，名副其实。杨院长连连赔不是，连连后退。别人说，杨院长是诸葛亮三顾茅庐，杨院长说，他要是茅庐我还有目标，十顾茅庐又何妨？问题是他打一枪换一个地点，我不好顾啊。

杨三好像是打游击，今晚在大桑园梅花山，夜里就在曹庙朱湖，明早可能就在临淮头下草湾。今天杨三鬼使神差地转移到医院，他也想进去看看那大楼里面究竟都有什么东西，看这里人来人往是干什么的。把门的是个黑黑的女人，健壮而有精神。黑女人黑得显眼，像一粒黑豆圆润、光亮、饱满，又像一匹高大、健壮的黑马，男人们看到她都不约而同地想当骑手。有时她还怕人家耻笑她，嫌她黑，就常说，黑怕什么？我黑得健康，黑得周正，我人黑心红。她在这里工作也算委以重任，这个大门不是能随便进出的，医院不仅有探视规定，还有黑女人的兴趣，要看她是否高兴，再决定进出。黑女人果然目光敏锐，见杨三长得像电影里的反革命，就一把抓住他问他干什么的。杨三说，干什么，没有事。黑女人说，没事就出去。杨三说，那旁人

不是照进吗？黑女人说，旁人能进，你不能进，人家去探视，你有什么人探视？杨三进不去，就在外边墙根下脱掉布条飘展的棉衣逮虱子。虱子沿着衣缝如路上轿车来往穿梭，它们总是不离开衣缝，好似衣缝以外就是田野或水沟，车子进去容易下陷抛锚。实际上衣缝还有隐蔽作用。虱子智商不低。

最近霍乱鼠疫脑炎流行，县里卫生局向上级谎报本地基本消灭类似传染病，还扛了面红旗回来。可是医院天天有哭声，太平间不太平，哭声可能毁掉那面红旗，哭掉乌纱，而且太平间也不是仓库，特别是那些夭折的可怜小儿多半没人认领带走安葬，上面三令五申不得抛尸野外，那年月不少大人死了也就是一条芦席。有的穷人居然自我安慰，悲哀极致到幽默地说，没什么大不了的，回家没事再弄一个。

天渐渐热了起来，尸体不能久留。卫生局长说，上面来检查，出了问题，后果自负。院长火急快要攻心，到药房要点菊花芦根泡茶。有人说，你不能派别人去找吗？杨院长说，现在医院上下哪来的闲人？

杨三又有什么办法？一技之长嘛。有道是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学会羊角风过河都不要船钱，而杨三之技知识含量不算高，比起外科朱一刀，儿科王一把，内科刘一针，那是没法比的，但胆量是不差上下的。杨三千这一行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此时，又有了杨三新信息。听人说，杨三原来一家也是角色齐全，日本鬼子飞机来了，下了一窝炸弹，他祖父视小驴为祖宗，小驴不走他不走，决心人在驴在，誓与小驴共存亡。炸弹正巧落在杨三祖

父的头顶上，顿时被炸得血肉纷飞，当时别人都逃命了，钻到小麦地里，当了不吃眼前亏的好汉。飞机走了，逃命的好汉们回来，望着满地散落还冒着热气的碎骨烂肉都躲得远远的，只有年幼的杨三不分祖父和驴一块块用手捡起来亲自给埋了。据说，后来家族中因为外人坟中是驴是爹还闹了一阵子打斗，后被武工队长狠狠批评一顿，你们不去参军杀日本鬼子报仇，还闹家包子，真是混蛋透顶。杨三当时就要当兵，队长看他还没有三八大盖一半高，就说明年吧，结果到了“明年”，八个明年，鬼子已经投降。村上人说，怕是给他一门大炮也没人怕他……院长听此传言更是深受鼓舞，坚定信心地说，你看，你看，我们就需要这样的人，一定能胜任这项工作。有的护士见了血肉还休克呢。葫芦套不是有一个护士，掐死人，不小心把死人脸上白布扯掉，吓了一裤子尿，到现在还高兴笑就笑，高兴哭就哭呢。

黑女人当然不知道医院高层正为寻找杨三犯难，见杨三在她面前脱衣敞怀，牙齿顺着衣缝依次向前，把虱子咬得啪啪作响还满嘴冒黑血，黑女人觉得恶心想吐，就去驱赶杨三。黑女人用脚尖踢他，他不动，他似乎认为这里目前就是他家的卧室或客厅。是啊，几十年还没有人对他说，这里不能站，那里不能睡呢。黑女人见他扎了根似的就去拖拉，杨三与大地产生了磁石与铁的关系，黑女人把唾沫在手心一搓，再次发力却把自己的裤带发断了，哗啦露出白花花一片。众人惊异黑脸白身的反差，眼睛顿时也白花花一片，那黑女人赶紧双手揪着裤腰大骂，看什么看？你妈你姐你妹妹没有吗，要看去家看！看客们并不理会她的谩骂，纷纷围拢过来，她做了一个把裤子就要彻底往下脱的预备动作，看热闹的人反而都吓跑了，也有个别的裆下为之一

振。杨院长见有人吵闹就责无旁贷地走过来了。

“怎么回事？”

“你问他怎么回事？”

“你睡这儿干什么？”

杨三看是个干部样子的人来了，就想起身离去。杨院长随口问了黑女人这人是谁，怎么这个样子啊？

“整个清洋街上就数他名声响，哪家骂孩子不拿他做话把子说？不学好——杨三就是你影子。”

太阳还没正午，杨三真是就没了影子。

“啊，你真就是那位杨三？老杨？走到我办公室去谈谈。”

杨三迟疑片刻把下颌放在心口，抖抖棉袄，跟在杨院长后边。后面人一致认为杨三不是杨院长的爹，就是他的叔。黑女人目送杨三远去，大门洞开，不少人趁机混进了住院部。

医院南边三里之外是茫茫一片乱坟岗，远远望去好似大大小小的山峦起伏连绵一般，实际面积不大，却总让人觉得深不可测，似有无穷的秘密，里面难免不让人想到有野人、怪兽、精灵什么的。零星几棵柳树在那种环境里也显得晦暗、神秘、阴沉，这些柳树是送葬人扛的招魂柳枝，无心插柳柳成荫，在那里扎了根，发了芽，长高长大后都好像沾了鬼神的魂魄灵气，就不是纯粹的树了，不是简单的风景了。有人说，常看见有蛇反反复复爬上树去，然后跌落下来，沾地就变成老鳖，完成一次身份的转变，所以不少人不敢吃老鳖，特别是三条腿的。还说死人骨头烂了，头发就顺水游走了，春天一打雷就变成

了黄鳝，所以黄鳝都是死人头发变的，害得红侠子舅舅饿死也没敢吃黄鳝。阴雨天，大雾天，柳树就更可怕，让人看那树又平添几分阴森，几分惊恐，远远看去总以为是人形鬼影，枝条里好像随时都可以露出个青面獠牙的鬼脸来。还有人说，一般吊死鬼还会在这个时候再现柳树上，以女鬼为最，她们头后仰，脚尖朝地，跳芭蕾舞一样，头发瀑布般下垂随风飘荡，眼珠挂在眼眶外边，舌头拖到脑门上或心口窝。说这话的人讲着讲着连自己脊背都发凉，其实他也有故意吓唬人的意思，不想也吓着了自己，他也从没看见吊死鬼。这时，煤油灯火头也断气似的一跳一跳，四周墙上出现群魔乱舞的背景，他看听众面色已经煞白，他就暗暗高兴，吓唬人，叫人害怕，他回家也总以为后面有人跟着，回头一看又什么也没有；上了床，脚不敢放床枕以下，总以为床底有什么东西会拽腿，蒙头就睡，不敢看屋梁上任何东西，效果达到了，对于讲鬼的人也是一种快乐。乡村的夜晚除了被窝里一时折腾，还能有什么刺激精神，焕发情趣的东西呢。

从医院到乱坟岗没有路，茅草霸道，吞脚没膝，走上面如同涉水。茅草存在的地方绝无二草，其他草被挤得老远，还颤巍巍似的害怕。顽强的巴根草也不是它的对手，就更不要说父母秧，芥菜，烂脚丫了。杨三簌簌走过，茅草依然不倒。茅草的叶子片片似尖刀，两面有锯齿，很多人都被它划伤过，流过血，只有鲁班的鲜血没有白流，发明了锯子。茅草极具挑战和抗争的性格，刚出地面紫色的针尖在寒风中挺立，稍高叶片就如刀剑，壮实了怀孕一样地含苞怒放了，不久就分娩出棉絮一样的白毛穗子，一大片，一大片，随风晃荡，海里鱼群一样地运动，白浪一样地漫游，再朝后，穗子老了，白絮离开穗

芯，雪花一样漫天飞舞。这时茅草就像生过孩子的母亲，全身干瘦枯黄，暗红，冬天来了，其他草枯了烂了，茅草虽也枯干却依然挺拔，依然坚韧，枯死了也不倒下，倒下了也不腐烂。

这片坟墓成就了杨三的未来，坟墓能为活人带来希望和快乐幸福的唯杨三一人。杨三成了医院的一员，有人在杨院长面前继续传颂杨三的胆大，带有杨院长慧眼识人的拍马之嫌。说有一回春天他上街回来已经半夜，路过一片坟岗，这时天上淅沥淅沥下起小雨，湖里湿闷燥热，鬼魂就纷纷出来玩耍和施诡计，它们决定统一思想，一致同意要给这个不把它们放在眼里的杨三一点颜色看看，鬼火跳来跳去，绕得人眼花缭乱，杨三看也不看，它们熬心一样怪叫怪嚎，杨三听也不听。有一个厉鬼就雾团一样滚到杨三背上，凉透了杨三的脊背，要杨三背他走走，那鬼故意暗暗使坏，压得杨三喘不过气；大头小头都满头大汗。杨三咬牙坚持，悄悄解下腰带把那鬼勒紧在他的后背上，那鬼浑然不知，继续得意忘形，张牙舞爪，不知不觉走到了大街上，见有了灯光，那鬼就要挣脱，哀求着要下来回家。杨三不理，径直背到自己的小屋里，那鬼顷刻变成了一块棺材板，杨三就用它生火温酒，那棺材板被火烧得只是唧唧叫着流血——黑黑的血，还有梦一般遥远的哀嚎。后来听说杨三夜里再去乱坟岗，都可以听到一片惊恐的哭泣声，求饶声，说三爹爹来了，不要惹他啊。杨三成了乡村传说的传奇英雄，但很多人没见过他，总以为是历史人物。

时间长了，杨三依然是坚持走自己的路。所谓路就是他坚持不懈走过的地方，茅草终于变得稀少矮小，它斗不过人。其他人不愿走那儿，嫌晦气，不吉利，见杨三用过摸过的东西都不愿碰也不敢碰。医

生都是科学出身，不怕和杨三接触，处理不了的事情总是杨三来解决。有时邱医师他们夜里解剖人体还要找杨三开后门，说，老杨，给我留一个难产的，老杨给我留一个肠梗阻的。

一座座坟墓似一座座小山，人丁旺的家庭坟墓上草反而不旺，因为年年清明节有人添坟，新土无草；那无人无主的坟墓无新土遮盖，青草茂盛葱茏，像个刺猬。这种类型的坟上枸杞子最多，阴间土地上结出红红的果子还壮阳呢。每年夏天发水季节，放牛小子见这里水草丰厚，就唱着英雄王二小，骑牛过来，牛踏上坟顶去吃草，牛重蹄子尖，压力大和压强小的关系形成，蹄子踩下去，棺材板上钉子还没锈光，反而锋利，牛被刺痛，急促抽腿，反复抽而不出，又遭一次乃多次创伤，牛咩咩挣扎哀叫，甩头蹬腿，放牛的孩子从牛背上滚下来，惊恐大哭。牛反反复复自拔就踩出一个坑来，水溢出来，汪洋一片，白骨泛出，有头有脚，蚂蚁蛭蟥以白骨为船，有蛇箭一样逃走，野狗也闻讯过来了，汪汪地好像动了它的祖坟。放牛小子哭着发誓，下次看哪个狗日的再来！

野狗个个慢性结膜炎似的，眼红出血，长期流脓，上下眼皮经常粘在一起，所以得经常用力一挤，眼睛反而睁大，好似老虎后退是为了前扑。野狗见人全身毛发竖起，像遇上了静电，上嘴唇翻到牙花外，表示态度坚决，背水一战，鼻子嗅着，好似遇到了很不卫生的东西或蔑视对手。如果医院不配合，准确说是杨三不配合，几天不见尸体来，它们就要偷袭活物，从低等动物向高等动物，按达尔文进化论来。但它们不敢超越它们的领地，最多也是打打游击。因为人们不知它们究竟能干出什么大事来，所以，花庄人上街赶集，就得成群结